

《英華韻府歷階》中的新詞語、新概念

黃河清*

摘要 《英華韻府歷階》（1844年）是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在澳門編著、出版的一部英漢詞典，已有學者從語音及粵閩方言詞彙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該詞典對於現代漢語詞彙的創制也很富意義，如書中出現了44個新詞，它們大多是漢語中的始見例證，當中有半數以上傳到了日本。這些新詞語對於當時的中國和日本來說，大多是新概念，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更有不少被沿用至今。衛三畏和其他傳教士一樣，主要是按偏正結構或舊詞新用的方式來創制詞語，這也是漢語新詞創制的兩種常用方法。

關鍵詞 《英華韻府歷階》；衛三畏；偏正結構；新詞；舊詞新用

引言

明清以降，許多來自西方的新概念傳入中國，漢語中也出現了許多新詞。這些早期主要由傳教士創制的新詞可分為兩類：一是耶穌會士創制的詞語，二是新教傳教士創制的詞語。對於第一批詞語，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Federico Masini）以及筆者先後做過一些研究。¹對於第二批詞語，筆者也寫過一些文章，分析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華英字典》和《英華字典》中創制的新詞。²其實自馬禮遜之後，造詞活動不斷有人接力，如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英華韻府歷階》（以下簡稱《歷階》）中創制了不少新詞，這是繼馬禮遜之後的又一次新詞創制活動，學界對此着墨較少。

一、衛三畏的生平及有關情況

衛三畏是美國傳教士，1833年10月作為美國海外廣東印刷所的技工來到廣州，最初負責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創辦

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印刷工作，不久成為合編者；1835年，印刷所移往澳門；1853年，他作為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的日本遠征隊的翻譯赴日；1862年後，他曾數度出任美國駐華公使，至1876年卸任回國；1877年起，任耶魯大學漢學教授。衛三畏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國總論》《英華分韻撮要》《英漢韻府》，以及在澳門編成並刊印的《歷階》。

衛三畏在美國時並無漢語基礎，抵華後才開始學習漢語。筆者認為，馬禮遜應該教過他漢語，而馬禮遜的詞典是他學習的讀本。在學習的過程中，最讓他感到困難的就是漢字。1835年，印刷所從廣州搬到了澳門，並繼續在廣州的未竟之業，即印製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福建土話詞典》。詞典的印製比較複雜，衛三畏在植字、排版中獲得了許多漢語知識，但他也認識到漢語的複雜，甚至認為要熟練掌握漢語幾乎是不可能的。此時的衛三畏學習漢語已有三年，他已能看到馬禮遜詞典的不足，稱該詞典“不盡如人意”。1837年，衛三畏隨“馬禮遜”（*Morrison*）號赴日本，途中停泊琉球，那時他已經能用漢語與當地人筆談。應該說，衛三畏是有語言天賦的，因為當時他還在學習日語，但短短數年之後就能擔

* 黃河清，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會員，曾發表論文七十餘篇，出版譯著《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詞典《近現代辭源》和《近現代漢語辭源》。



圖1. 衛三畏肖像（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0015300>。）



圖2. 《歷階》扉頁之一（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Bibliotheque municipale de Lyon <numelyo.bm-lyon.fr/f_view/BML:BML_00G00100137001100313365/IMG00000002>。）

任佩里艦隊的日語翻譯。然而，非常遺憾的是，從現在掌握的史料來看，我們很難知道衛三畏在《歷階》編寫過程中的一些具體情況，只知道這本書是從1843年開始編纂，次年1月出版。該書的序言對這方面的信息也着墨不多。³

衛三畏所在的印刷所的漢字鉛字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中國叢報》和《福建土話詞典》就是用這套鉛字印製的。關於該印刷所，衛三畏在1839年1月26日給父親的信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我的印刷所有多麼古怪是你想像不出來的，我確信它很奇特。首先我們這裡有中文鉛字，它們被安放在屋子四周的架子上，正面朝上，因為只有將鉛字一個個看過去才能找到其中需要的那一個。我們還有60盒大號鉛字——大小相當於4個12點活字，共25,000多個，幾乎沒有兩個是相同的。小號鉛字一盒一盒地放在架子上，共20盒，其中的間隔用18點鉛字

填充。所有的鉛字都是背面朝下、正面朝上的。中文鉛字佔了半個房間的面積，關於它就說這麼多。我們這裡還有笨重的英文印刷機，是用鋼鐵製造的，有三個排字架。⁴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但了解到印刷所裡的一些具體情況，還感受到他對工作的熱愛。鴉片戰爭前夕，印刷所又增添了從廣州搬運來的一些印刷設備。印刷所這樣的技術條件，在當時的中國是很先進的，而《歷階》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印製出來。這是繼馬禮遜詞典之後，第二部採用西方古騰堡技術印製的英漢詞典。《歷階》扉頁中有這所印刷所的中英文名稱：香山書院和“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即《中國叢報》工作室）。筆者認為，這個印刷所應該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例如在古騰堡技術東傳時，它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澳門的印刷技術在東亞處於怎樣的水平，等等。這些問題有待專家學者繼續深入探討。

文史研究

二、《歷階》中的 44 個新詞

《歷階》的英文標題為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它是一本英漢詞典，詞典正文按英文字母排列，全書共 335 頁，有 14,146 個詞條。⁵ 這本詞典側重漢語語音，目的是讓在華外國人儘快掌握漢語的發音。因此，有學者認為該書記錄了十九世紀前期南京官話的聲韻調系統，對於漢語音韻史的研究很有價值。另外，《歷階》還收錄了許多粵閩方言詞彙，對區域方言史研究也有重要意義。對於這些內容，此前也已有學者專論，⁶ 這裡不再贅述。本文旨在對《歷階》中首次出現、後來進入現

代漢語系統的詞語作專門研究。事實上，衛三畏在《歷階》中創制了許多漢語新詞，這些新詞大多反映的是當時中國人不曾聽聞的事物，而且有的詞現在已成了常用詞，因此本研究具有現實意義。

本文所說的新詞，是指《歷階》中首次出現，且現在尚在使用或與現在的詞語有很大關聯度的詞彙。此外，依據《漢語大詞典》和作者編著的《近現代漢語辭源》，⁷ 如果《歷階》中的詞在時間上要比這兩部詞典為該詞提供的書證早，那麼它就符合本文對“新詞”的定義。《歷階》中這樣的詞有 44 個，筆者按造詞方法，將它們分成三大類（見表一）。

表一．《歷階》中的新詞及造詞方式⁸

造詞方式	詞語			
舊詞新用	伯 (earl)	伯爵 (earl)	公 (duke)	公爵 (duke)
	黑人 (negro)	侯 (marquis)	侯爵 (marquis)	會議 (conference)
	極樂園 (paradise)	絞盤 (capstan)	經紀 (broker)	昆蟲(論) ⁹ (entomology)
	男 (baron)	手鎗 (pistol)	首相 (prime minister)	數學 (mathematics)
	稅務 (finance)	委任 (empower)	五爵 (ranks of nobility)	元旦 (new-year's day)
	子 (viscount)	子爵 (viscount)	—	—
偏正結構	粗大呢 (baize)	袋鼠 (kangaroo)	耳膜 (tympanum)	番茄 (tomato)
	翻譯官 (interpreter)	肥料 (manure)	基督徒 (Christians)	腳輪 (caster)
	酒鑽 (cork-screw)	錨鍊 (cable)	麵包房 (bread-room)	麵包籃 (bread-basket)
	企鵝 (penguin)	手套 (glove)	外來(種) (exotic)	洗禮 (baptism)
	胸針 (breast-pin)	牙粉 (tooth-powder)	豬籠草 (pitcher plant)	—
其他	承建(者) (builder)	刊發 (publish)	十進(之數) (decimal)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歷階》

由表一可知，屬“舊詞新用”類的有22個新詞，屬“偏正結構”類的有19個新詞，另有屬“其他”造詞方式的新詞3個，可見舊詞新用和按偏正結構造詞是《歷階》造詞的兩種主要方法。其實，這兩種方法也是其他傳教士在創制詞語時經常使用的，如

利瑪竇 (Matteo Ricci)、艾儒略 (Giulio Aleni)、馬禮遜等人均如此。有關這三名傳教士創制的漢語詞語，在馬西尼和作者的研究中曾有過一些統計數字，筆者整理為表二，以便將這三名傳教士和衛三畏創制的詞語種類作比較。

表二． 利瑪竇、艾儒略、馬禮遜、衛三畏創制詞語數量

造詞方式	利瑪竇	艾儒略	馬禮遜	衛三畏	總計
舊詞新用 (佔比)	28 (36.4%)	4 (22.2%)	57 (28%)	22 (50%)	111 (32.4%)
偏正結構 (佔比)	44 (57.1%)	14 (77.8%)	118 (57.8%)	19 (43.2%)	195 (56.9%)
其他 (佔比)	5 (6.5%)	0 (0%)	29 (14.2%)	3 (6.8%)	37 (10.8%)
造詞總數	77	18	204	44	343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提供

從表二來看，利瑪竇、艾儒略、馬禮遜三人創制詞語時較常使用偏正結構和舊詞新用的方式，這和衛三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這三個傳教士使用偏正結構多於舊詞新用，而衛三畏則相反。

三、《歷階》中的造詞方法與新概念傳播

《歷階》按舊詞新用和偏正結構創造的詞佔多數，共有41個，只有3個是以其他方式創制。下文將從造詞方法入手，分析衛三畏是如何將西方的新概念傳播到中國。

(一) 按舊詞新用的方法造詞

在漢語中，舊詞新用古已有之，這也是來華傳教士使用得較多的造詞方法。當要表達一些西方概念時，傳教士首先想到的是漢語中有甚麼現成的詞語可以用來表達，這樣既方便翻譯，也易於被中國人接受。最早使用這種方法的是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他用佛教中的“十誡”來指“Ten

Commandments”，用佛經中的“經”來指“Bible”，用諸天之主的“天主”來指“God”，等等。後來的利瑪竇、艾儒略等人也使用了這種方法，這與當時借用中國本土觀念傳播教義的策略直接相關。就語言本身來說，舊詞新用符合詞語發展規律，因為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語言才有生命力，才能發展。

在《歷階》中，使用“舊詞新用”法創制的22個詞語又可分為三類：詞義轉移、詞義縮小及詞性轉換。

1. 詞義轉移

詞義從原來的意義轉到了新的意義，即為“詞義轉移”。如“元旦”原指夏曆新年的第一天，即正月初一。馬禮遜在《英華字典》中仍然是這樣解釋的，該書在“kalendar”條中說：

正月小 the first moon is a little one, containing 29 days. The first day is called 初一, or 元旦.¹⁰

文史研究

《歷階》則通過舊詞新用的方式，把“元旦”對譯為“new-year's day”，其詞義就轉移到了公曆新年的第一天，即公曆的1月1日。這一轉變前所未有，這不僅是給“元旦”賦予了新義，更可看成是中國的紀年制西化的先聲。這種用法不久就被中國人接受，例如：魏源的《海國圖志》（1852年）有“第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之元旦前一日，為我中國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初八日甲子日”；¹¹張德彝的《隨使法國記》（1873年）有“十一壬寅，晴。是日為西曆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之元旦，早起彼此相見，皆道新喜”。¹²後來隨着公曆在中國的施行，“元旦”的原義已被人淡忘。在今天的中國，如果說元旦是正月初一，那人們一定會感到詫異。這種轉變就是始於衛三畏。

在“舊詞新用”類的22個詞中，屬詞義轉移者為最多。此處可再舉數例，在《歷階》中，衛三畏用“數學”來對譯“mathematics”，前者原指術數之學，到了明清之時，詞義才有了較大的變化，有一批耶穌會士用它來指算術。如鄧玉函的《測天約說》（1631年）有“數學一題：比例者以兩數相比，論其數幾何？”¹³到了馬禮遜詞典，還是把數學解釋為“the science of numbers”。¹⁴“數學”一詞的詞義發生轉變，主要是因為字面上有這樣的意義，這便使得“數學”的詞義從術數之學轉到了算術，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為衛三畏提供了基礎。也可以說，衛三畏只是“臨門一腳”，使“數學”的詞義轉變為如今被大家熟知的學科名。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後來除了“數學”，還有“算學”一詞也被廣泛使用，更出現了兩詞混用的局面。到了民國時期，有關部門為了結束這種局面，曾組織28個單位投票表決，結果14個主張使用“數學”，13個主張使用“算學”，1個無所主張，最後教育部決定使用“數學”一詞，並於1935年公佈實行。¹⁵也就是說，從1844年至1935年，歷經91年，有關“mathematics”與“數學”的對譯關係，終於塵埃落定。

其次，用“首相”來對譯“prime ministe”，也是《歷階》為先。這兩個詞語的詞義還是比

較接近的，“首相”在古代中國原指宰相中居首位者，不同的是兩者分別屬於不同的政治體制。因此“首相”在《歷階》中完成了一次政治革命，它對於梳理西方君主制思想東漸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例子，儘管它在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此外，在這22個詞中還有關於“五爵”的多個名稱，如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等。在中國古代，貴族也有各種爵位，後來封爵制度消亡，爵位也隨之消亡。於是，漢語中的爵位名稱被轉而用來指稱西方的貴族爵位，詞義發生了轉移。這種轉移最早就出現於《歷階》。¹⁶最後，還有“絞盤”“稅務”“委任”也屬詞義轉移之列。

2. 詞義縮小

詞語的所指範圍變小，即“詞義縮小”。如“昆蟲”原指蟲類，是一個泛稱，但在《歷階》的“Entomology，昆蟲論”這個例子中，“昆蟲”已不是泛稱，它所指的範圍已經縮小，只指六個節足的節肢動物，所以後來又有“六足蟲”的名稱。“昆蟲”一詞被這樣使用，還是首次。它標誌着當時西方近代有關昆蟲的概念已經進入到漢語文本。其實，這裡的“昆蟲論”也很有意義，它是學科名“昆蟲學”的前身。

此外，“黑人”在漢語中原本是個泛稱，指黑膚之人，《歷階》中的詞義所指範圍變小了，專指非裔的黑人，這還是第一次。現在“negro”一詞已不大用了，因為是個蔑稱。衛三畏在翻譯這個詞時，在“黑人”之前，先是譯作“黑奴”，這個詞在漢語中也是個蔑稱。在過去，中國人對國外各種膚色的人種已有一定的認知，1706年還出現了專指高加索人種的“白人”一詞，¹⁷衛三畏的“黑人”是繼“白人”之後，漢語關於人種名稱的又一次拓展。

3. 詞性轉換

詞從一種詞性轉換到另一種詞性，叫“詞

性轉換”。如“經紀”原來是動詞，指經營買賣；在《歷階》中，則被用來對譯“broker”（經紀人、代理商），詞性轉變為名詞。再看“會議”一詞，原指聚會論議，是一個動詞；在《歷階》中，被用來指“conference”，就成了名詞。

（二）按偏正結構的方法造詞

在 19 個按偏正結構創制的詞語中，可分為兩大類：“定語+中心詞”和“狀語+中心詞”。前者有 18 個詞，後者只有“外來”1 個詞。

1. 定語+中心詞

用這種方法創制的詞語多數是名詞。從邏輯學上分析，它一般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種（類），二是差（別）。如“耳膜”一詞，“膜”是種，“耳”是差，意思是這膜是耳朵裡的膜，不是骨頭上的膜（骨膜），也不是笛孔上貼的膜（笛膜），“耳膜”中的“耳”，是與其他膜的差異所在，這種差異也叫區別性特徵。

創制這類名詞時，首先要給所指的事物確定種，給出一個定位。這種定位具有主觀性，如衛三畏將“kangaroo”譯作“袋鼠”，即把它定位在鼠這類動物；將“penguin”譯作“企鵝”，即把它定位在鵝這類動物。然而，袋鼠和企鵝如果按動物分類學，既不是鼠，也不是鵝。不過，將“pitcher plant”譯作“豬籠草”，將其定位在草，與原名還是比較一致的。

其次，再來說這類名詞中的差。雖然衛三畏對袋鼠、企鵝的定位不科學，但“袋鼠”中的“袋”這個區別性特徵的提煉是符合動物分類學的。在當時，西方動物學家已經將 kangaroo 劃入有袋類動物（marsupialia 或 marsupial）的範圍。後來“袋鼠”成了漢語對這類動物命名的先例。例如 12 年後，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創造了“袋獸”一詞，¹⁸這應該受到了衛三畏的影響。接着人們又創造

KEN.	158	KIN.
K.		KERCHIEF, 巾 kin.
KALEIDOSCOPE, 萬花筒 wán huā tǒng.		KERNEL, 仁子 jin tsz'; 核子 hé tsz'.
KALENDAR, 通書 tung shú; 曆 日書 li yi shú.		KERNEL of corn, 一粒米 yi li mí.
KANGAROO, 袋鼠 tái shú.		KETTLE, 水壺 shuí hú; 水提 shuí tí.
KAOLIN, 高嶺石 káu ling shí.		KERSYMER, 小絨 siáu jung; 小呢 siáu ní.
KEEL, 船底骨 chuen tí ku.		KEY, 鎖匙 só shí; 鑰匙 yóh shí; 鎖鍵 só kien.
KEEN, 利的 lí tí; 滑利 huóh lí.		KEY-HOLE, 匙眼 shí yen.
KEEP, 看顧 kán kú; 主守 chú shau; 留下 liú hiá; 存番 tsun fán.		KEYSTONE, 擔橋石 tán kiáu shí.
KEEP off the sun, 蔽日 pí jí.		KICK, 踢 tí.
		KID, 山羊子 shán káu tsz'.

圖 3. 《歷階》中的 kangaroo 條（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Bibliothe que municipale de Lyon <numelyo.bm-lyon.fr/f_view/BML:BML_00GO0100137001100313365/IMG00000256>. 編輯部後製提供。）

了“袋熊”“袋狼”“袋鼬”“袋鼯”“袋狸”“袋貂”，以及“有袋類”“有袋目”“有袋動物”等詞語，這些名稱都有一個“袋”字，而最早這樣做的人是衛三畏。

另一方面，“企鵝”中的“企”並沒有動物分類上的意義。不少人認為，“企鵝”中的“企”是企望的意思。如《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企鵝”條說：“因為它們經常在岸邊站立遠眺，好像在企望着而得名。”《國語辭典》的“企鵝”條也這樣說：“直立其體如有所企望，故稱為‘企鵝’。”不過，這個“企”在《歷階》中可能還不是引申義“企望”的意思，僅僅是本義“站立”而已。因為《歷階》在“Stand”條中，也是用“企”來解釋的：“Stand，站、企、立、竚。”有學者說，《歷階》中的這個“企”是粵閩方言中表示動作及狀貌的詞，是個表音字，本字應該是表示站立的“倚”。¹⁹我們現在說“企鵝”中的“企”是企望的意思，可能是在衛三畏基礎上的進一步解讀。“企鵝”中“企”這個區別性特徵是衛三畏給出的，penguin 原來沒有這層意思，它只是遲鈍、笨重、粗魯的意思。再看“豬籠草”²⁰中的“豬籠”，應該是受了 pitcher 的影響。豬籠是關

文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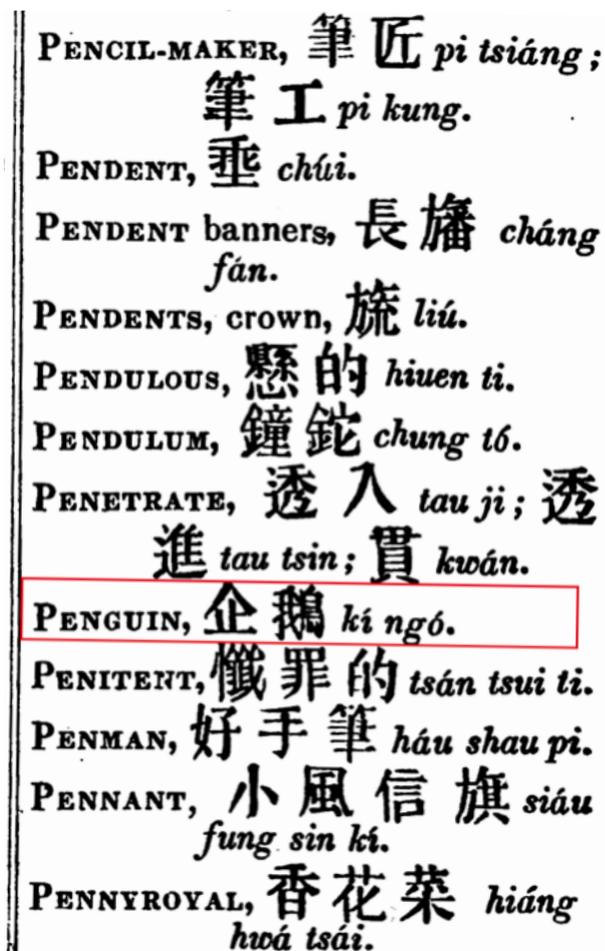


圖 4. 《歷階》中的 penguin 條 (圖片來源: Public domain, via Bibliothe que municipale de Lyon <numelyo.bm-lyon.fr/f_view/BML:BML_00GO00100137001100313365/IMG00000304>. 編輯部後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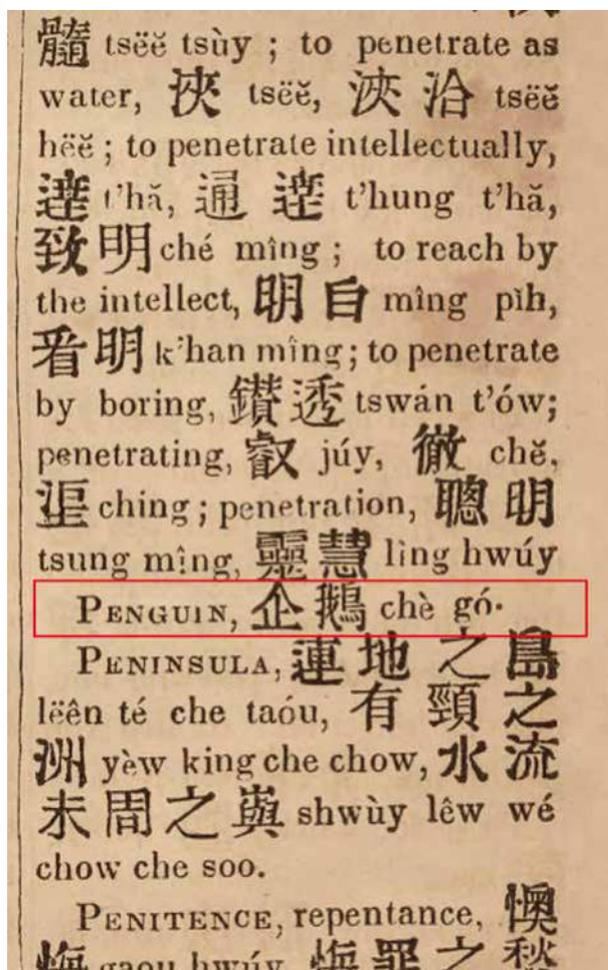


圖 5. 麥都思《英華字典》中的 penguin 條 (圖片來源: Public domain, v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la.gov.au:443/tarkine/nla.obj-82713365>. 編輯部後製提供。)

小豬的竹籠，呈柱狀，形狀和功能與這種植物的瓶狀體 (pitcher) 相似。

2. 狀語+中心詞

“外來”是按“狀語+中心詞”方式創制的詞。漢語中，“外”和“來”本來不能搭配成詞，雖然我們能見到兩字連用的例子，但並不能看成是一個詞，例如《禮記·喪大記》：“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又，《穀梁傳》：“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以及《孟子》

卷八：“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這裡是“由外來”“自外來”“從外來”，“外”與“來”是分離的，沒有固定在一起。但《歷階》中的條目是：“Exotic，外來種。”這裡的“外來”二字是固定的，指從外邊、外地來的，不是本地的，是個形容詞。這兩個字結合起來這樣用，應該是新的用法。

(三) 用其他方式創制的詞語

這類詞語只有三個，這裡討論其中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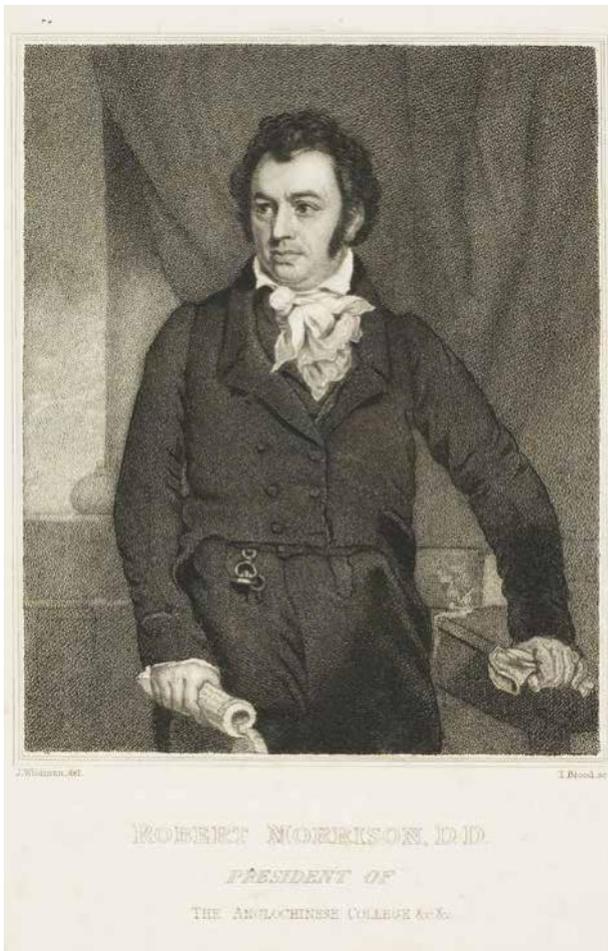


圖 6. 馬禮遜肖像版畫，約翰·理查·懷爾德曼 (John Richard Wildman) 繪。(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www.europeana.eu/item/2024903/photography_ProvidedCHO_KU_Leuven_9983460140101488>.)

十進。“十進”是逢十進一的意思，是主謂結構。十進的概念在中國古已有之，如《墨經·經下》就講過十進位制。《墨經》之後，論及十進位的人也很多。如胡煦《周易函書約存》卷十三：

以八十七人為實，查籌並列，六兩為法，查六格，日二，日四八，日四，其日四八者，並為十二，本位存二，以十進位作一，其日四者，並所進之一為五，當自右向左列，日二二五矣。²¹

這是一道用算籌計算八十七乘六等於多少的題目，“以十進位作一”就是逢十進一的意思，但這裡的“十進”二字，並不是連在一起的詞。將這兩個字凝固成詞，用來指“decimal”（十進位）這個意思，可能始見於《歷階》。

四、衛三畏新詞創制活動的承前啟後

上文分析了衛三畏造詞的幾種方法，當中也有馬禮遜的影響。衛三畏在該書序言中提及，他在編詞典時查閱了相關著作，包括馬禮遜的詞典。序言的最後還有這樣一段話：

我謹向我的一位摯友呈獻本書。自從我來到中國，這位朋友盡其所能熱情地資助我的學習與研究，盡力讓我的語言學習變得簡單。這間接完成了他的一個心願，那就是造福人類。然而這位朋友拒絕我寫下他的名字，在這裡請允許我表達一點略帶惆悵的感激之情。既然如此，本書就叫做紀念馬禮遜之作吧。²²

《歷階》編成時，馬禮遜已離世多年，因此衛三畏把《歷階》叫做“紀念馬禮遜之作”。

馬禮遜對《歷階》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詞典的體例，這本詞典與馬禮遜的《英華字典》在條目的排列和詞目的釋義、翻譯、注音等元素基本上一致。特別是注音跟在譯詞後面的做法，應來自馬禮遜的《英華字典》。其次是詞典的某些詞語，如“洗禮”“基督徒”“極樂園”，從本質上看，雖然前兩個是按偏正結構創制的，最後一個是舊詞新用，但是在創制的過程中，還是能看到馬禮遜對他的影響。例如“洗禮”一詞，馬禮遜在《英華字典》中將 baptise 譯為“付洗”“領洗”，衛三畏將 baptism 譯為“洗禮”，沿用了馬禮遜的“洗”字，因為 baptism 是一種儀式，所以衛三畏把它譯作一種“禮”。“洗禮”就是洗滌之禮，麥都思在他編著的《英華字典》（1847 至 1848 年）中就是這樣理解的。馬禮遜起初將 baptism 譯為“祓”，該詞原指用齋戒沐浴

文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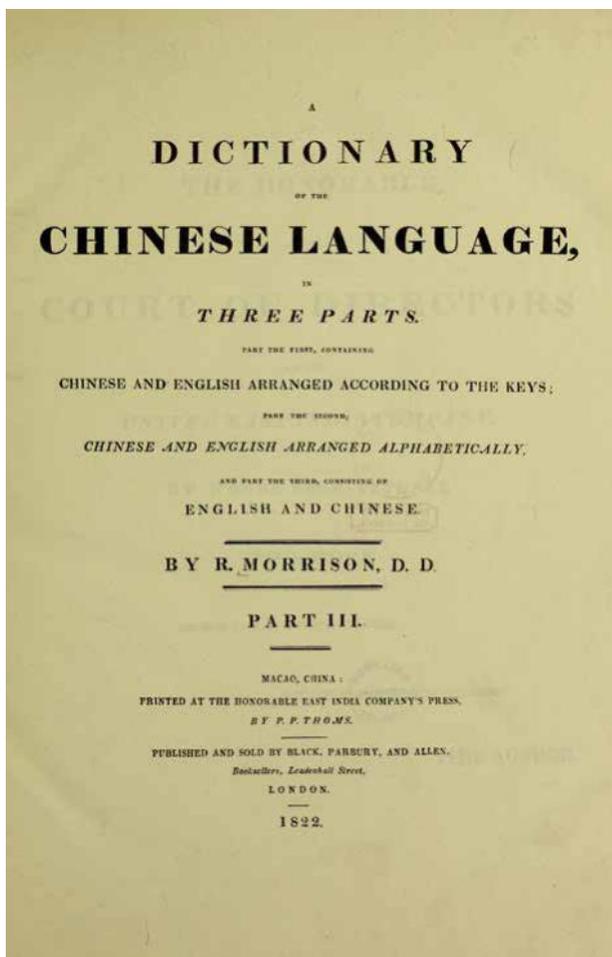


圖 7. 馬禮遜《英華字典》扉頁（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Wellcome Collection <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uf8xnph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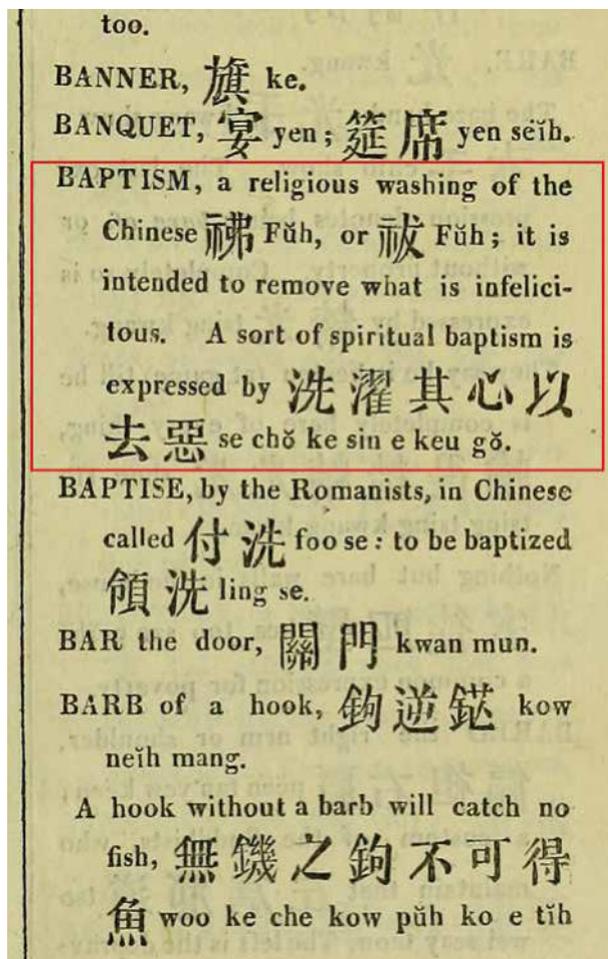


圖 8. 馬禮遜《英華字典》baptism 條（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Wellcome Collection <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uf8xnphj>. 編輯部後製提供。）

等方法除災求福，衛三畏沒有採用這種譯法，可能因為它是個古字，不利於傳播，²³且在當時的中國也不常用。有了“洗禮”後，衛三畏反過來又改造了馬禮遜對 baptise 的譯詞，把“領洗”改成了“領洗禮”。

再說“基督徒”，它是我們討論的 44 個新詞中唯一涉及音譯的詞。最早將 Christ 音譯成漢語詞彙的是馬禮遜。馬禮遜在《新遺詔書》中將此詞譯作“基利士督”，在《英華字典》中譯作“基利斯當”和“基利斯督”。“基利斯當”的注音為 Ke-le-sze-tang，“基利斯督”

注音為 Ke-le-sze-toh。很顯然，這是按粵語注的音，特別是“基”字最明顯。後來郭實臘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7 年）中，將馬禮遜的音譯進行了縮略，譯作“基督”。“基督”這一譯法在衛三畏的《歷階》中得到了延續，如“Christ，基利斯督 Ki-li-sz-tus or 基督 Ki-tu”及“Christians，基督徒 Ki-tu-tu”。²⁴馬禮遜和郭實臘的翻譯創制了“基督”一詞，而衛三畏不但推動了“基督”一詞的傳播，而且又創造了一個新詞：基督徒。這是衛三畏在前人的基礎上作出的貢獻。同時我們也看到，衛三畏的這些注音基本上延續了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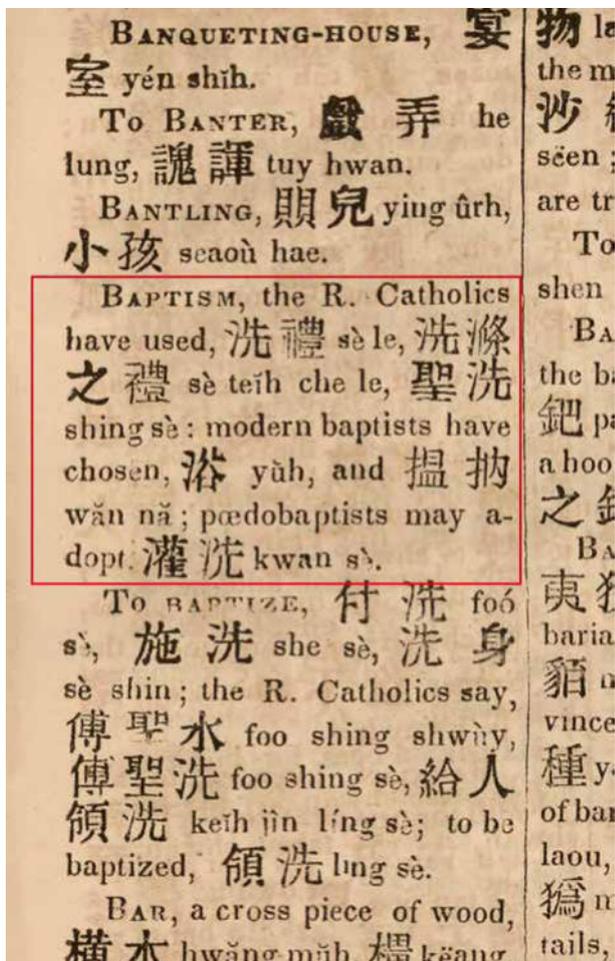


圖9. 麥都思《英華字典》baptism條（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la.gov.au:443/tarkine/nla.obj-82679387>. 編輯部後製提供。）

禮遜用粵語記音的做法。有學者認為，《歷階》的詞目是用南京官話標音的，但實際上書中有許多詞是用粵語語音記音的，如“亞，a”“香，hiang”“甲，kaih”“新，sin”等。上述兩個條目也是如此，其中將“基”標音為 ki 最明顯，《歷階》在書後的漢字索引中，也使用了同樣的方式。將“基”“甲”均標作 k 類聲母字，反映出他不是按北方官話，而是按粵語記音的。²⁵ 因此，根據馬禮遜、衛三畏詞典中的這些條目，我們可以得知，“基督”不是用北方官話音系翻譯的，它是一個粵方言音譯詞，後來才進入到漢語共同語的體系中。

再來說“極樂園”（paradise）。明清時，耶穌會士有“天堂”“天國”等稱。到了新教傳教士入華時，除了繼續沿用原來的名稱外，又有新的增加。以下是馬禮遜《英華字典》中的一個條目：

PARADISE in heaven: a garden of pleasure in heaven, 天上樂園. The Mahomedans call Arabia, 樂園. Paradise of Budh, 極樂園, the garden of supreme delight; or the region of perfect pleasure.²⁶

馬禮遜將基督教中的“paradise”譯為“天上樂園”，伊斯蘭教的叫“樂園”，佛教仍是原來的名稱“極樂園”。這說明馬禮遜已經知道佛教中也有與“paradise”詞義類似的詞，而衛三畏則干脆將“極樂園”用來指基督教中的“paradise”。如果作一下比較，我們會發現，馬禮遜的“樂園”對於 paradise 所含的至高無上、終極的意味是有所缺失的，而“極樂園”彌補了這一點。另外，“天堂”“天國”也要比“樂園”更顯得神聖，所以後來“樂園”不大常見。“極樂園”詞義的這一變化，是該詞從佛教到基督教的一次“蛻變”，便於傳教士群體在華傳教。儘管“酒”是新的，但“瓶子”還是舊的。

馬禮遜影響了衛三畏，衛三畏也影響了其他人。例如，衛三畏將 tympanum 譯為“耳膜”。Tympanum 在拉丁語中是 drum（鼓）的意思。後來，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英華字典》中，將這個詞譯為“耳之鼓膜”，²⁷這可看作是“耳膜”的擴展。在這一擴展中，出現了“鼓膜”一詞。從“耳膜”到“鼓膜”，是一個連鎖造詞的過程。如今人們仍在用這兩個詞，後者的使用頻率更高一些，《辭海》（第七版）將它立為正條，前者則被視作“亦稱”。

又例如“手鎗”一詞。“手鎗”原指前端尖銳的棒狀短兵器，衛三畏用它來對譯 pistol，詞

文史研究

義就從冷兵器變成了熱兵器。²⁸ 後來，“手鎗”中的“鎗”，易成了“槍”。如赫美玲（Karl Hemeling）1916年出版的《英漢官話詞典和翻譯手冊》的“Bullet”條：“Bullet: Pistol bullet 手槍彈子頭新。”²⁹ 赫美玲在譯語右上角標有“新”字，表示是新的用法，說明當時“手槍”還是個新詞，但它應該是在“手鎗”的基礎上產生的。³⁰

五、新詞創制活動中的華人角色

前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詞語本身，如果我們把視線拉遠一點，就可注意到創制詞語的行為主體：人。馬禮遜、衛三畏、羅存德，都是來華的外國人，他們是這些詞語創制活動的行為主體和主力，那麼中國人的作用在哪裡？若深入思考，那我們自然要想到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名的“衝擊—反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費正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提出，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長期以來成功地佔據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地位，從而使中國社會保持極大的穩定性。當近代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地區尋求貿易機會時，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與保守性。³¹ 費正清認為，西方的挑戰對中國是一種刺激，迫使後者作出反應，思索發展之路。³² 筆者認為，費正清的這種理論對於解釋近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也具有一定的適用性。廣而言之，來華傳教士在各種場合創制的有關外來事物的詞語，都是漢語面對新事物、新概念所作出的反應。當然，“衝擊—反應模式”是費正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提出的，這裡的“反應”主要是指中國社會的反應，或者說是中國人的反應；然而在語言中，作出反應的有可能是馬禮遜、衛三畏等傳教士，是外國人替中國（人）作出反應，也就是衝擊和反應的行為主體都是外國人。那麼，這些詞語創制活動中就全然沒有華人的身影嗎？

首先，在新詞創制過程中，確有華人參與，只是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如衛三畏在編寫《歷階》的過程中就得到過華人的幫助，他在序言

中說：“我們經常聘用的本地教師們也給予了熱情的幫助。”³³ 其實我們在書後的訂正補遺（“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中也能看出，當詞典製版後，衛三畏發現有九對漢字的意義有差別，當中可能就有中國文人的指導。這九對漢字是：喪—葬、甲—夾、制—製、瘦—消、瘡—愈、諭—檄、敝—卑、罔—茫、茸—絨。這些字大部分是近義詞或同義詞，對於外國人來說，如果學習漢語時間不長，可能是較難區分的。另外，還有一些錯字校勘，如“迺境”應作“逆境”，“深澳”應作“深奧”，“從欲”應作“縱欲”，“辦論”應作“辯論”，等等。這些錯字的校正，可能也需要中國人的幫助。或者說，這份訂正補遺就是中國人做的。當然，對於整部詞典來說，這些修訂不能說有多麼重要，但我們希望知道的是，華人在詞典的編寫過程中承擔了哪些工作，以及發揮了哪些作用。衛三畏對裨治文在詞典前半部分的準備工作中曾提供幫助一事，有較具體的記述（見註釋5），但對於華人的工作卻沒有細說，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有留下來。筆者猜測，衛三畏是否認為他們所發揮的作用，並不足以被署名？像徐光啟、李之藻、李善蘭、徐壽等人可能是在譯書過程中參與程度較深，所以才在書中署下了名字；加之，書中有時還會有他們題寫的序或跋，所以後人可以得知他們曾參與翻譯，還能知道譯書的一些情況。當然，這與他們具有一定的地位，或有較高的學養有關；與主人僅僅是僱傭關係的普通文人，自然不能相提並論。

其次，在多數情況下，傳教士在新詞創制活動中確實是主力。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多數文人對西方缺乏了解或無意了解，也有的人會對西方懷有敵意，存在拒斥心理，所以在主觀和客觀上都可能拒絕參與。當然也有例外，像徐繼畲、梁廷枏、魏源等人能在此種環境下譯介西方知識，是值得後人稱頌的，而且他們比徐光啟、李善蘭等人更為主動。遺憾的是，前者多用的是二手的漢語材料，且很蕪雜，加上他們不通西語，故創制的詞語被沿用至今的並不多。在日本方面，像杉田玄白、西周、福沢諭

吉等人，他們或是遊歷過西方，或是有機會、有能力、有決心閱讀原著，能在西語語境中理解詞語，獲取概念。這些人對事物的了解比較深，表達時也比較準確。應該說，嚴復曾在這方面做過一些努力，但他的譯詞用字古奧，不利於傳播；而傳教士的用字比較通俗，如衛三畏在《歷階》創制的這 44 個詞語，基本都是常用字，方便傳播。

六、《歷階》新詞的傳播

（一）新詞在中國的傳播

在衛三畏新詞的傳播過程中，麥都思起了很大作用，他在編《英華字典》時沿用了許多《歷階》的詞語（儘管他在序言中沒有提及這一點），有的條目甚至完全一樣，如 penguin（企鵝）、pitcher plant（豬籠草）、viscount（子爵）；此外，在其他條目中也可見衛三畏創制的詞，如 baptism、cable、decimal、dukedom、five、gloves、interpreter、love-apple、marquis、pistol、synod、to delegate 條中，分別出現了洗禮、錨鍊、十進、公爵、五爵、手套、翻譯官、番茄、侯爵、手鎗、會議、委任。在隨後幾年中，這些詞繼續得到傳播。如“洗禮”見於 1848 年徐繼畲《瀛環志略》卷五，“子爵”見於 1849 年梁廷柟《夷氛聞記》卷二，“公爵”“侯爵”和“五爵”分別見於 1852 年魏源《海國圖志》卷四十、四十三和五十一，“翻譯官”和“企鵝”見於 1854 年《遐邇貫珍》第十和十二號，“手套”見 1856 年理雅各（James Legge）的《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第五十九課。可見，除了《歷階》本身，麥都思的《英華字典》對衛三畏新詞的傳播也起了很大作用。當然，除了麥都思的詞典，新詞也有其他的傳播途徑，只是比較分散。如“耳膜”見於 1851 年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體新論》卷五，“數學”見於 1855 年《遐邇貫珍》第六號，“刊發”和“袋鼠”分別見於《六合叢談》1857 年第四號和 1858 年第二號，“首相”見於 1858 年《中美天津條約》第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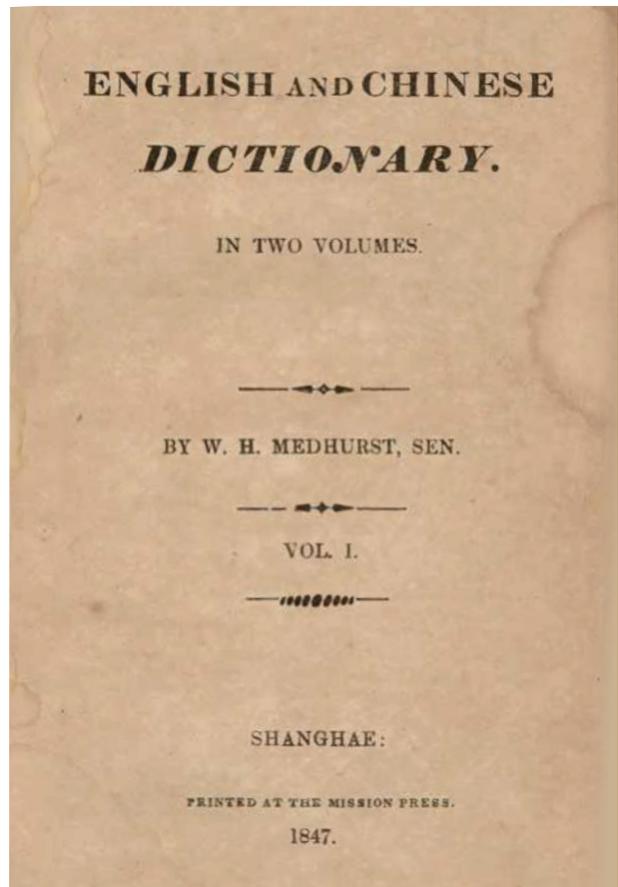


圖 10. 麥都思《英華字典》扉頁（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la.gov.au:443/tarkine/nla.obj-82679387>。）

“稅務”見於 1861 年《中德通商條約》第一款，等等。

（二）新詞在日本的傳播

《歷階》中有不少新詞後來還傳至日本，例如：伯、伯爵、袋鼠、³⁴ 番茄、肥料、公、公爵、黑奴、會議、侯、侯爵、絞盤、昆蟲、男、企鵝、³⁵ 十進、手套、首相、數學、稅務、外來、委任、五爵、洗禮、元旦、子、子爵，一共 27 個。這些詞語有多種途徑傳入日本，如前述麥都思的《英華字典》在日本影響不小。當然，《歷階》本身對日本也有影響，明治二年（1869 年），柳澤信大將這本詞典加上訓點

文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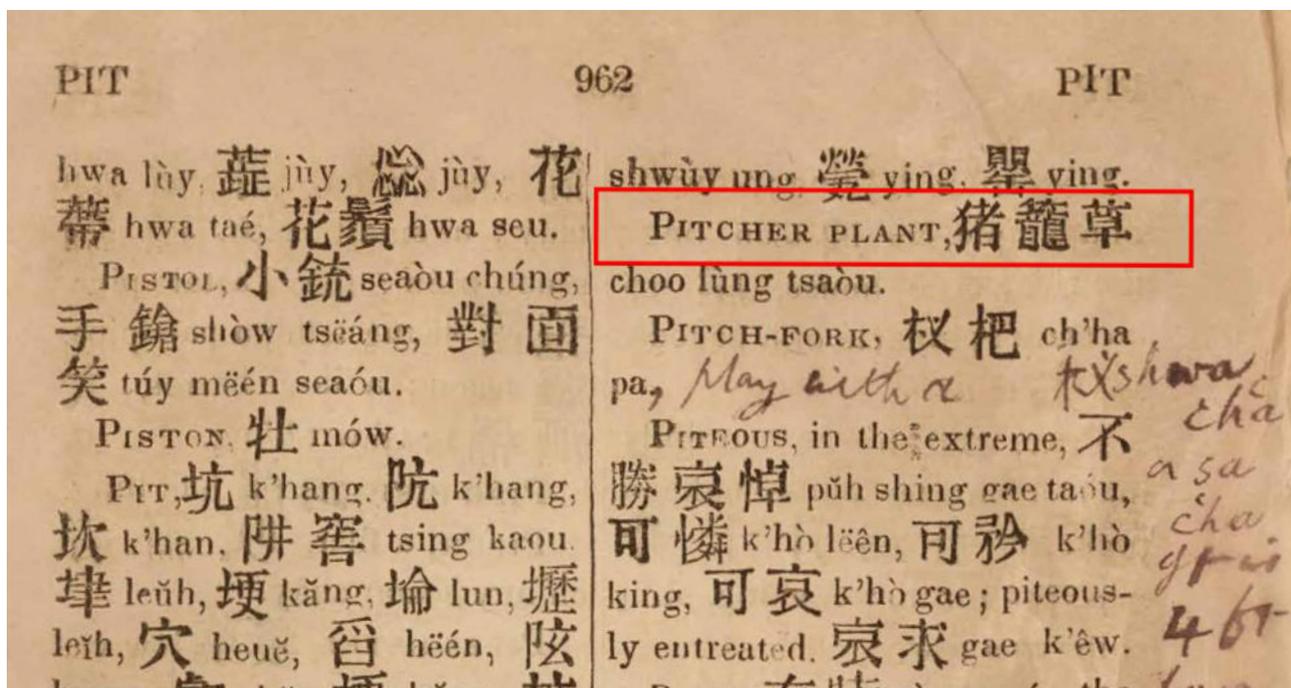


圖 11. 麥都思《英華字典》pitcher plant 條（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la.gov.au:443/tarkine/nla.obj-82713365>. 編輯部後製提供。）

後，以《英華字彙》的書名翻刻發行。另一部需要特別提及的詞典是羅存德的《英華字典》，這部詞典在日本影響很大。現在，僅以公共圖書館計，日本就有 30 家以上的圖書館收藏了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且數量達 70 餘套之多。可以想見，羅存德的詞典在當時的日本是很常見的。筆者翻檢了該詞典，在上述的 27 個詞語中，有 25 個曾出現在書中：伯、伯爵、番茄、肥料、公、公爵、會議、侯、侯爵、絞盤、昆蟲、男、企鵝、十進、手套、首相、數學、稅務、外來、委任、五爵、洗禮、元旦、子、子爵；這些詞所在的條目分別是：count、tomato、manure、duke、dukedom、interview、marquis、marquisate、capstan、insect、baron、penguin、decimal、glove、prime、mathematics、management、imported、delegate、five、baptism、day、viscount。有的詞在書中出現了不止一次，如“昆蟲”除了出現在 insect 條中，還見於 articulata 和 crawling 條；有的出現次數

更多，如“元旦”在 day、festival、first、new、year 五個條目中同時出現。因此，羅存德的《英華字典》對這些新詞在日本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餘論

儘管與利瑪竇、馬禮遜相比，衛三畏創制的詞語不算多，只有 44 個，但這些詞許多都被沿用至今，有的還很重要，如會議、首相、外來、元旦、昆蟲、數學、袋鼠、企鵝等，因此對此進行考察具有現實意義。這些被創制出來的新詞，是衛三畏對漢語詞彙的貢獻。新詞的創制不僅有語言學上的意義，更有思想史上的意義，新詞的出現常常意味着新概念的產生，也意味着人們的認知領域在逐漸拓展，故它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另外，我們也看到，新詞的創制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如果以晚清時期出版的英華字典為線索，馬禮遜的《英華字典》是一個起點，然後是衛三畏

的《歷階》，接着是麥都思的《英華字典》、羅存德的《英華字典》、盧公明的《英華萃林韻府》，等等。除了本文述及的馬禮遜和衛三畏詞典中的新詞，另外幾部詞典的新詞創制情況也值得關注。這樣才能大致呈現十九世紀以來漢語詞語發展的過程，對於把握過去語言的發展也會有些依據。

筆者認為，相比人文史而言，語言史更具有接近真實的可能性。人文史研究的對象是人和事，但人和事當下已不存在，研究對象已經缺失，從本體論上來說，歷史研究已經“不可能”。然而，這並不能打消人們的好奇心，人文史學者仍然致力於從歷史文本、考古遺存等間接的材料中進行探索。因此，不少人對人文史研究是否能如實反映過去表示懷疑。英國史學理論家詹金斯（Keith Jenkins）就認為，歷史敘述是有限度的，即“歷史學的限度”（the limits of history）。³⁶至於語言史研究方面，至少就書面語而言，語言事實仍保存在古人留下來的文獻中，如語法、詞彙等，其研究對象沒有缺失，它的研究是直接的，詞語研究也屬於這種情況。例如我們在《歷階》中發現“企鵝”一詞，那是直接看到了“企鵝”這一詞彙、概念存在於1844年這件事本身。如果結論出現異議，那麼就需要有一個可能：這個事實不是當時發生的，如《歷階》是後人的偽作，等等。因此，筆者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語言史的人比較幸運，也更踏實一些。

註釋：

1. (意) 馬西尼著，孟偉根譯，黃河清校：〈艾儒略對漢語的貢獻〉，《語文建設通訊》，第68期（2001），頁49-63；黃河清：〈利瑪竇對漢語的貢獻〉，《語文建設通訊》，第74期（2003），頁30-37。
2. 黃河清：〈馬禮遜辭典中的新詞語〉，《或問》，第15號（2008），頁13-20；黃河清：〈馬禮遜辭典中的新詞語（續）〉，《或問》，第16號（2009），頁63-72。
3. 有關衛三畏的在華經歷，可參見（美）衛斐列編著，顧鈞、江莉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

歷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 (美) 衛斐列編著，顧鈞、江莉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6。
5. 《歷階》詞目的收錄不是很平衡，前面收詞多，後面收詞少，尤其到了W、X、Y部分更明顯。衛三畏在序言中說，詞典前半部分的準備工作是在裨治文的協助下完成的。詞典收詞不平衡可能與此有關，前半部分要比後半部分準備充分。馬禮遜的詞典不存在這種問題。
6. 程美寶：〈粵詞官音——衛三畏《英華韻府歷階》的過渡性質〉，《史林》，第6期（2010），頁90-98；薛素萍：〈《英華韻府歷階》音系研究〉，碩士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16年，頁74；徐宇航：〈《英華韻府歷階》官話音系下粵、閩方言詞彙的收錄〉，《漢語史學報》，第1期（2022），頁278-292。
7. 參見《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8-1993年；黃河清編著：《近現代漢語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年。
8. 為了方便討論，《歷階》詞條的形式在本文中有所調整，括弧中的英語單詞是《歷階》中的詞目，括弧外的漢語詞語是《歷階》給詞目提供的漢語對譯詞。
9. 在《歷階》中的原表述為“昆蟲論”，此處括號為作者所加，意在表示“昆蟲論”中的“昆蟲”為新詞。下文的“外來（種）”“承建（者）”“十進（之數）”，也是如此。
10.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239.
11. [清] 魏源：《海國圖志》，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頁1826。
12. [清] 張德彝：《隨使法國記》，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頁359。
13. (德) 鄧玉函：《測天約說》卷上，轉引自[明] 徐光啟：《新法算書》卷十，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88冊，1986年，頁295d。
14.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270.
15. 參見國立編譯館：〈數學（Mathematics）一名詞確定之經過〉，《數學名詞》，重慶：正中書局，1945年，頁5。
16. 《歷階》條目是按字母順序排列，男爵的英文名稱baron在五爵中排在最前面，這時衛三畏將其譯作“男”，但從duke開始，均譯成二字詞：公爵（duke）、侯爵（marquis）、

文史研究

- 伯爵 (earl)、子爵 (viscount)。可能是後來才覺得這些名稱還是譯為“某爵”更好些，這是從單音節詞到雙音節詞的一種調整，或許體現了當時漢語詞語選擇的一種趨向。由於開始時 baron 只譯作“男”，衛三畏後來也沒有將其改譯，所以在《歷階》中始終沒有出現用來指 baron 的“男爵”，這種狀況一直要到羅存德的《英華字典》(1866 至 1869 年)中才得以改變。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1。
 18. (日) 松浦章、(日) 內田慶市、沈國威編：《遐邇貴珍——附解題·索引》，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頁 314。
 19. 這一觀點為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徐宇航老師向我提供，謹此謝忱。
 20. 《中國植物志》和《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在“豬籠草”條中都說“豬籠草”這個名稱出自《英萃龍府》。筆者曾在幾個圖書館尋找《英萃龍府》，但無此書，不僅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網頁上沒有，甚至其他網站也沒有任何相關信息。後來筆者產生了一種猜想：《英萃龍府》會否是《英華韻府》的誤記？如果是，《英華韻府》不就是《英華韻府歷階》？還有一個可能，就是《英萃龍府》是盧公明的《英華萃林韻府》(1872 年)的誤記。事實上《英華韻府歷階》和《英華萃林韻府》確實都將 pitcher plant 譯作“豬籠草”，此處仍然待考。參見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植物志》第 34 卷，第 1 冊，1984 年，頁 12；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www.zgbk.com/ecph/search/result?SiteID=1&Alias=all&Query=猪笼草，2023 年 10 月 2 日讀取。
 21. [清] 胡煦：《周易函書約存》卷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第 48 冊，1983 年，頁 355c。
 22. (美) 衛三畏著，鮮明譯：《英華韻府歷階·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 年，頁 70。
 23. 前文已述，衛三畏發現了馬禮遜詞典中的一些問題，或許“祓”就是其中一個。可見在《歷階》中，衛三畏對馬禮遜的成果是取其長而補其短的。
 24. 馬禮遜和衛三畏詞典中的這些注音，原來還有一些特殊符號，這些符號在他們各自的標音系統中有着特定的意義，但符號在電腦中很難輸入，筆者只能略去，與之相關的語音問題這裡也無法展開。
 25. 因此，研究《歷階》標音音系時，一定要把其中的方言記音區分開來，需要統計有多少是用官話標音。對於該詞典是否均用官話標音，我們現在還不好確定，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26.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390.
 27. Lobscheid, Wilhelm.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J. Fujimoto, 1883, p. 1114.
 28. 《歷階》中的“手鎗”是作為 pistol 的第二譯名出現的，第一譯名是“對面笑”。因為這種武器隱蔽性好，可以攻敵不備，故有此稱。手槍後來也叫“掌心雷”，也是這個原因。在《歷階》中，poniard (匕首) 也譯作“對面笑”。在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的《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912 年) 中，dagger (匕首) 也這樣譯 (見該詞典“對”條)。不過“對面笑”多數情況下是指手槍，一直到民國還是這樣。“對面笑”最早見於馬禮遜的《英華字典》(1822 年) 頁 320：“Pistol, they call 對面笑 tuy meen seaou, laugh in you face.” 儘管“對面笑”有其特殊的含義，但終究不像武器的名稱。大概由於這個原因，衛三畏又創制了“手鎗”這詞。
 29. Hemeling, Kar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話)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 168.
 30.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古漢語中的“槍”和“鎗”均可指武器，但“鎗”還另有所指，如可以指鼎、鐘，這時不讀 qiāng，讀 chēng。而且“槍”有簡化字“枪”，“鎗”沒有。所以“手枪”不是“手鎗”的簡體形式，它是“手槍”的簡寫。
 31. 這也使我們聯想到中國近代的兩次鴉片戰爭。其實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落差已經很明顯，但清廷上下仍要再過 20 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才醒覺，開始有洋務運動。蔣廷黻最早提出這種看法，現在已被許多學者接受。參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
 32. 學界對於費正清的這一觀點也有不同聲音。如其學生柯文 (Paul A. Cohen) 就對“衝擊—反應模式”持反對態度，他提出了中國中心觀 (China Centered Approach)，強調中國近代史研究應注重內部動力。
 33. (美) 衛三畏著，鮮明譯：《英華韻府歷階·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 年，頁 70。
 34. 這個詞傳到日本後，開始時與衛三畏的用法一樣，也指袋鼠，如荒井郁之助在《英和對譯辭書》(1872 年) 中，將 kangaroo 釋作“獸ノ名”，後面又加有括註“袋鼠”；但後

來不指袋鼠了，而指 opossum（負鼠），現在仍是如此。這種用法一度也傳到中國。參見薛德煒：《代表性的哺乳動物志》，上海：新亞書店，1954年，頁26-27。

35. “企鵝”也見於麥都思的《英華字典》。這本詞典對日本的英和辭典影響不小，如堀達之助的《英和對譯袖珍辭書》首版（1862年）還沒有將 penguin 譯成“企鵝”，從第二版（1866年）開始採用麥都思的譯法。然而，幾年之後的情況出現了變化，荒井郁之助的《英和對譯辭書》（1872年）和子安峻等人的《英和字彙：附音插圖》（1886年），都將 penguin

譯作了“海鳥”。荒井郁之助還解釋說，牠是“鵝ノ類”（鵝之類）。他將 penguin 歸入鵝類，顯然受了衛三畏譯名的影響，只是沒有採用“企”的概念。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否定“企”的作用，或許它對現在的日語詞彙“人鳥”（即企鵝）中的“人”還是有啟發的，能“企立”的鳥不就是“人”鳥嗎？有了“人鳥”及“ペンギン”這些名稱後，“企鵝”一詞最後沒有在日本流行起來。

36. Jenkins, Keith. *At the Limits of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09.

